

容若兰是容闳的儿子吗？

容应萸

容闳 1875 年与玛丽·鲁意莎·克洛 (Mary Louise Kellogg) 结婚, 生有两子。长子觐彤 (Morrison Brown, 族名咏兰) 生于 1876 年, 次子觐槐 (Bartlett Golden, 族名嘉兰) 生于 1879 年, 两人均出生于美国。^① 近年来, 有学者提出容闳在国内还有一个儿子, 名叫容若兰, 是他的中国妻子郑氏所出。^② 本文从容家的族谱《容氏谱牒》、容闳 1902 年的日记和其后人的口述记录以及容星桥后人的书信和口述记录三个方面, 提出对这一说法的疑问。

① 承觐彤长男容永成赐教, 觐彤生于 1876 年 6 月 10 日, 卒于 1933 年 9 月 11 日; 觐槐生于 1879 年 1 月 23 日, 卒于 1942 年 10 月 30 日。

② 例如戴学稷、徐如《容闳年谱简编初稿》, 暨南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集》第 1 集, 1982 年版, 第 64 页; 高宗鲁《访容闳故里——南屏镇所见所闻所思》, (台北)《传记文学》第 52 卷第 4 期, 1988 年 4 月, 第 110—111 页; 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容闳》, 沈锦锋、陈锐明主编: 《珠海市人物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65 页; 高宗鲁《容闳与中国幼童留美》, 吴文莱编: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 珠海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454—455 页; 徐松荣《容闳》, 张耀中主编: 《珠海历史名人》首卷, 珠海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7 页, 惟徐文只说容闳娶郑姓女子为妻, “育有子女”, 并未记录姓名。

一、《容氏谱牒》

《容氏谱牒》修于1929年,全书16卷,由庠生容联芳总纂,长世堂排印。容联芳1916—1931年间任容闳倡办的甄贤学校校长^①;1902年容闳最后一次返回家乡南屏时,作为侄孙的容联芳曾去看望他,“他和蔼可亲地与容联芳交谈,完全没有长辈的架子”^②。这些事实说明容联芳认识容闳本人,而且一直在容氏的家乡居住,由他负责修纂的族谱,其内容应值得信赖。

《容氏谱牒》卷15兆六房善公支世传第15页名建传记载:

名建讳丙炎,号立亭……生三子达苗、达萌、达芽(出嗣),一女(适造贝林家)。

名建是容闳的父亲,达萌就是容闳。

有关容闳长兄达苗的记载,在同书第19页:

达苗讳光杰,号穗村……生四子鹤兰(张出)、徽兰(陈出)、爵(张出)、攀(陈出),一女(张出)。

达苗4个儿子的情况均记载在同书同卷第30页,长子

鹤兰讳尚勤,号廉臣。出洋肄业官学生。生道光庚戌年(1850年)七月十六日,卒光绪甲辰年(1904年)十月初六日。娶刘氏。

容尚勤是容闳1873年带赴美国的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达苗的次子

① 苏鼎常:《广东历史悠久的侨校之一:甄贤学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珠海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珠海文史》第3辑,1984年版,第37页。

② 南屏区公所侨联会:《家乡的怀念》,珠海市“纪念容闳先生诞辰155周年报告会筹备委员会”编印:《纪念容闳专刊》,1983年,第18页。

微兰名尚谦，号辉珊。军功五品，补充横海官轮船大副。出洋肄业官学生。生同治癸亥年（1863年）三月初一日。娶余氏。

容尚谦是容闳 1872 年带赴美国的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

族谱在同一页对爵（追字攸兰，1867—1887）和攀（追字汉兰，1873—1895）的生卒年也有记录，两人同样被列为“出洋肄业官学生”。其实爵和攀并非清政府派遣的留美幼童，爵是随同留美幼童赴美的私费生^①，攀赴外国留学的记录则尚未找到。然而这可以说明《容氏谱牒》的记载非常详细，也证明容闳对他的亲侄子的教育非常热心。

容闳本人的记载在《容氏谱牒》卷 15 第 19—25 页：

达萌讳闳，号纯甫。特授奉政大夫，诰授中宪大夫，晋授资政大夫，赏换花翎……生道光戊子年（1828 年）十月十一日，卒民国壬子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13 年 1 月 29 日），享寿八十五岁。娶祁氏，诰封宜人，诰封恭人，晋封二品夫人。生 年 月 日，卒光绪 年 月 日。副郑氏，生道光戊申年（1848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民国 年 月 日。公与祁寄葬美国。郑寄葬上海。生二子咏兰、嘉兰，俱祁出。

《容氏谱牒》清楚地记录了容闳的直系亲属，即美国人祁氏（克洛）和郑氏两个妻子、祁氏所生的两个儿子咏兰和嘉兰。《容氏谱牒》既然没有隐瞒郑氏的存在，如果郑氏真有所出，当然也不会不记录下来。

那么，容若兰到底是何许人？据《容氏谱牒》，容闳的另一个兄

① 1887 年 11 月 26 日的 *The Hartford Courant* 报道，曾经在当地中学求学的容闳侄子容爵于 9 月 8 日去世。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ms. 81877, Connecticut Historical Society Collection, Hartford, USA.

弟“达芽,出嗣名培公”(第25页)。名培是活生的第五子,容因父亲名建的幼弟(第15—16页)。而族谱的达芽传云(第26页):

达芽讳乾。生道光乙酉年(1825年)十月十八日,卒道光庚戌年(1850年)八月十七日。娶黄氏。公葬山萝亭。妣生卒葬俱失书。育一子若兰。

所以,若兰并非容因的儿子,而是容因兄弟^①达芽的育子。

《容氏谱牒》卷15对“儿子”的记载方式分为三类。“子”指亲生儿子,父母是谁均有明确的记述;“嗣子”是过继的儿子,他的亲生父母是谁、过继给谁,都有清楚的记录,说明双方都是兆六房善公支的人;“育子”也就是收养的儿子,不记载其亲生父母。育子也可能是容氏族人,但显然其生父和兆六房善公支的关系比较远,所以名字并不在卷15兆六房善公支世传内。

有关若兰本人的记载在第31—32页:

达芽公育子若兰,讳申,号尚书。生同治辛未年(1871年)十二月初八日,卒民国甲寅年(1914年)正月初三日。娶杨氏北山祖霞公长女,生同治壬申年(1872年)八月二十六日。公寄葬上海。生三子泽华、家鼎、能华,一女适本村张标。

学者顾长声在《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一书中说容闳“早在1868年,曾在国内娶苏州郑姓女子为妻”^②。戴学稷和徐如的《容闳年谱简编初稿》则指出容闳在1869年或1870年“与苏州一郑姓青年女子在上海结婚”^③。这两项研究包含了《容氏谱牒》卷15所没有的内容,即郑氏是苏州人以及两人在上海结婚。可惜

① 根据《容氏谱牒》,容因生于1828年,达芽生于1825年,但在名建公传中,容因的名字排在达芽之前。到底达芽是容因之兄或弟,待考。

② 顾长声:《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该书附录的容闳生平大事年表亦有同样的记载,见第83页。

③ 戴学稷、徐如:《容闳年谱简编初稿》,《中国近现代史论文集》第1集,第62页。

两者都没有注明资料来源。

仔细检讨《容氏谱牒》的记载,可以看出以下一些问题。(1)倘使若兰是容闳之子,《容氏谱牒》为什么没有按惯例记明谁是他的亲生父母,并将他出嗣达芽的事实记载下来,反而把若兰记载为达芽的育子?(2)相信郑氏从未在南屏生活过,所以《容氏谱牒》对她的记载不全。容闳本人从美国留学回国以后,未曾在南屏居住过,而他的父母亲又已经在 1840 年和 1860 年相继去世。^①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个原来在上海居住的苏州小姐应该不会愿意单身前往人地生疏、言语不通、生活水平和上海不能相比的南屏乡下产子居住。根据《容氏谱牒》,容若兰生于 1872 年 1 月 17 日,他的出生地没有记载,但他是在南屏娶妻生子。如果若兰是郑氏之子,他就不可能在南屏出生。可是,如果若兰是在上海出生长大的话,他为什么要孤身一人回到南屏娶妻生子呢? 而且,如果若兰是郑氏的儿子,《容氏谱牒》的编纂人就应该对郑氏有较多的了解,起码应知道她的籍贯,但为什么没有记载下来呢?(3)容闳一生注重教育,他的两个儿子都毕业于耶鲁大学,他的 3 个亲侄子尚勤、尚谦、爵也都由他亲自带往美国留学。至于 1873 年出生、1895 年去世的攀是怎样去外国的,至今尚未得到证明,但可以肯定,容闳对此提供了支持。若兰在 1872 年出生,和攀年龄相若,如果他真是容闳的亲儿子,容闳会把他撇下不管吗?

二、容闳 1902 年日记及其后人的口述记录

美国康涅狄克州首府哈特福德的康州州立图书馆收藏有容闳

① 《容氏谱牒》卷 15,第 15 页。容闳自传则记述其母亲在 1858 年去世。

1902年的日记。^①该年年初,容闳从香港迁到澳门居住,5月前往美国。日记所记内容颇为简单,但有他数次回乡下南屏沙尾的记录,也记载了和他来往的人名。例如1月11日记“下午一时去沙尾,逗留在容尚勤的儿子家”。2月5日日记提到一个名叫 Yeuk Lan 的人,此人很可能就是容若兰。所记内容为“和 Yeuk Lan 谈到他吸鸦片的事”。此外,2月13日记载 Yeuk Lan 带两个儿子回乡登记、“挂灯笼”。^②14日 Yeuk Lan 和两儿返回澳门。

容若兰的大儿子泽华生于1897年11月,这时4岁多;二儿子生于1901年2月20日(正月初二日),刚满1岁。^③从年龄来说,和回乡“挂灯笼”的 Yeuk Lan 儿子符合,所以, Yeuk Lan 就是若兰的猜测可以成立。容闳和他亲兄弟的育子若兰认识是合情合理的,从容闳日记可知,此时若兰也在澳门居住,且和容闳有往来。但从中却看不出两人有父子关系,容闳之对若兰,就是一般叔伯对子侄的态度。

容闳在日记中有很清楚的金钱收支记录,例如“贷款给容星桥100元”(2月4日)、“付咸鱼2元、中国年糕2.5元、煤0.9元”(2月5日),以及从银行收款若干、付给谁多少钱、谁借了钱不还等。日记里面并没有容闳与若兰金钱往来的记述。但在2月28日的日记中,容闳记下了他为 Ahnai(音译阿乃)付预防针注射费1.20元的事情。Ahnai 很可能就是若兰的第二子家鼐。因为3月10日的日记云:“Ahting(音译阿亭)出麻疹,他的弟弟再次打预防

① Yung Wing's Diary (1902), 974. 62 H25wi main vault, History and Genealogy Unit, Connecticut State Library, Hartford, USA.

② 日记原文为英文,但“挂灯笼”三字是用中文写的。承蒙政协珠海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梁振兴先生赐教,“有钱人家添丁到祖祠挂灯笼,无钱人家到祖祠添灯油,以表示认祖归宗”是当时的风俗。

③ 《容氏潜牒》卷15,第35页。

针。”若兰的长子泽华名家鼎、次子家鼎，名字与容闳日记的记载相合。可见容闳对若兰及其家人非常关心。但应该注意的是，容闳并非只关怀若兰一家人。从日记看，他也为 Ahkut(音译阿吉)和 Ahcheong(音译阿章)交学费、付食宿费、添置衣物(2月1日、2月7日、3月12日)，为 Ahkut 付医药费(1月10日)，为两个男孩(未记姓名)付两个月住宿费(1月1日)，为侄女付婚礼服装费 20 元(1月10日)，为 Ahtsune(音译阿珍)及她的两个孩子买衣服(3月12日)、为她还债(3月10日)、给她每月零用钱 6 元(3月11日)，又为 Ahchune(音译阿春)还债(3月3日)、给她零用钱 5 元(3月5日)。这些记录表明容闳为人热诚慷慨，乐于助人，也说明容闳和若兰之间并不见得有特殊关系。

容闳和克洛的长子觐彤于 1911 年 3 月 9 日和吴氏(Ada Ng-Quinn)结婚，吴氏在 1927 年 1 月 18 日去世后，他于 1932 年 5 月 20 日续娶梁藏生(Liang Jong Sun)，1933 年生一子容永成。永成娶妻黄兰丝(1937 年生)，生一女慕兰(1963 年生)及两子志明(1965 年生)和志坚(1970 年生)。^① 容永成现居新加坡，本文笔者承其面告，他直到 1979 年才第一次听容启荣说在国内有若兰的子孙主张若兰也是容闳的儿子(详见下节)。他立刻就此事向他母亲梁藏生求证，梁说她从未听说过此事。^②

容闳的次子觐槐于 1928 年 2 月 17 日娶妻邱氏(Elsie Chur)，生三女玛丽(Mary)、文真、文宝及一子文森。玛丽夭折，文森 1956 年在上海去世，四子女均无后人。邱氏、文真和文宝一直住在上海，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才移居香港，后转往纽约。^③ 她们和永成

① 1998 年容永成口述记录。

② 2002、2003 年容永成口述记录。容启荣是下一节所述的容星桥的第八子。

③ 2003 年容小琪口述记录。容小琪是容尚谦的孙女。

一样,既从未听说、也不认为容闳在中国另有儿子。^①

文真在改革开放后3次重访上海,均住在容尚谦的儿子容鸿家。尚谦是容闳的亲侄,也是留美幼童,1954年在上海逝世。据容鸿的女儿容小琪面告笔者,她少年时代居住上海,时常随祖父访问魏槐一家,跟他们相熟。她当时就知道容闳曾有一个中国妻子,是苏州人,姓郑,但听说容郑两人后来正式离异。她从来没有听说过郑氏有所出、或者郑氏曾去南屏乡下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尚谦后人和文真在上海重聚,谈到有人说容闳还有一个郑氏所出的儿子时,他们彼此再确认一直以来完全不知道有这件事。^②

三、容星桥后人的书信和口述记录

容星桥也是兆六房善公支的后人,与容闳同属新会容沙公的第25世孙,又同是第20世容纯辉的子孙。两人虽是堂兄弟,但从亲戚关系来说距离颇远,而且年龄相差37岁。但是,容星桥是第三批留美幼童,他后来和容闳一同参加1900年自立军起义,并介绍容闳和孙中山认识。因此,他与容闳之间既是师生,又是同志。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容闳和星桥同赴日本,然后先后返回香港。1902年初,容闳迁居澳门。根据容闳1902年日记,当时他和星桥的关系仍然非常密切,日记的首页就记有星桥在香港的两个地址的中英文。容闳在日记里多次提到他和星桥的书信来往、星桥为他在香港处理债务、星桥寄两罐麦皮给他等。而且,在二三月之间,星桥3次从香港到澳门探访容闳(2月1日、16日,3月22

① 2003年容永成口述记录。

② 2002、2003年容小琪口述记录。容尚谦生二子,长子容鹏(琼华)、次子容鸿(景华)。又尚谦逝世于1954年5月22日。

日),所以星桥很可能也认识若兰,但他从来没有对其家人提到过若兰是容闳的儿子。

内地有一篇关于容星桥第九子容启东的文章云:

容曾多次对人说:前人对容闳的研究多有出入,评价不足,亦有欠公允之处。认为前人写容闳传记,大部分采用容闳自著的《西学东渐记》,该书容闳只记自己美国的妻子及两个儿子,未提家乡的元配和长子,是不够的。他在一份研究容闳的文章上旁示:“根据族谱,容闳在国内也有直系亲属。”他治学严谨。^①

很遗憾的是这段文章没有注明出处。据笔者对容启东的了解,他不大可能说这番话。容启东是植物学者和教育家,而不是历史学者,也不研究历史。容启东在1979年3月之前根本不知道南屏乡下有若兰的子孙自称是容闳的直系亲属,此点可见他在同年4月15日写给住在新加坡的容启荣的信:

八兄:写付来信之容□□我并不认识,约三星期前,忽接此君来信。据称他从旧同学张维持(前岭南同学)得知我之名字及地址,而写信来认亲。我曾问启运兄弟知此人否,均称不认识。故回信问及他之底细及乡间祖屋祖坟之状况,并请他代找一本容氏族谱。付函乃其复信。^②

信中提到的启运兄弟是容星桥惟一的弟弟容达能(1870—1913)的儿子。^③达能虽然出嗣名存,但在他去世之后,星桥负起照顾他的遗儿之责,两家人关系亲密。达能的第二子澧兰一直在

① 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容启东》,《珠海市人物志》,第325页。又1979年时,容启东在香港居住,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名誉校长。

② 容启荣是容星桥的第八子,原世界卫生组织驻新马代表,当时居住在新加坡。这封信现在由启荣的长子容应鸾收藏。

③ 《容氏族谱》卷15,第18页。

南屏居住到20世纪60年代,对乡间情形熟悉,但是达能一房也不认识若兰或其后人。容□□在4月11日写给容启东的复信云:

谈及容闳情况,他在美国回来后,在上海任官时,娶郑氏夫人(苏州山萌村人),生下我祖父若兰公,若兰公生下我父三兄妹,我父泽华生下我。三叔能华已去世四十多年(享年31岁)。^①

他在这封信中解释不能把族谱一并寄上的理由说:“寄给你可能海关是不同意的,我想有时间抄送一份给您。”容□□始终没有把族谱抄寄给容启东,但由于香港大学的罗香林教授藏有一套^②,所以启东得以借回阅览。

启东是否如上面引用的文章所说,曾在一份研究容闳的文章上旁示“根据族谱,容闳在国内也有直系亲属”,笔者不得而知。但《容氏谱牒》刊于1929年,当时容闳的长子觐彤和次子觐槐还健在,也都在国内居住,容闳在国内有直系亲属是理所当然的。《容氏谱牒》的内容,正如上文所述,并没有证明若兰是容闳的儿子,而是记载若兰为容闳兄弟的育子,所以算是容闳的侄子。

对于《容氏谱牒》的记载,容□□在1979年6月27日给容启东的信里作以下的解释:

容闳公是三兄弟,其三弟达芽公由于没有儿子继后,所以若兰公在谱牒上是承继达芽公。这是容氏之惯例。而容闳公之副(妻)郑氏安人,是上海(苏州)山萌村人,郑氏是闳公在上海之妾,所生若兰公,由于达芽无后,所以把若兰公出继。因达芽公婚后,其妻外出,直至死后也不在乡,而若兰公和咏兰公、嘉兰公是亲兄弟,并无半点假意。关于若兰公之情况,自

① 这封信现在为笔者所藏。

② 罗香林教授所藏的《容氏谱牒》,在他去世后捐赠给了香港大学图书馆。

小在上海长大,才后[后才]由苏州太安排他回乡娶妻杨氏,即我祖母,生下我父四兄妹。当时乡中人是看不起我们的,所以我父刚十三岁,若兰公即返上海,一去不返乡中,而且回上海不到三年就去世。当时我家之生活十分困难,容闳公在生之时,每月寄家费回南屏,也是寄给达苗公收,由达苗公给我祖母一些生活费,达萌(闳)公死后,就一分钱家费也不给我们。我父泽华十六岁就到上海苏州太处生活。但考虑家中还有慈母弟妹,所以又从上海返乡和母亲生活。更不幸由于衣食生活困难,家鼎叔九岁就去世,后来家薰(即能华)为了生活,又去上海容闳太处生活。但容闳死后,闳太生活更为困难,后来幸得闳太以前之婢女嫁了徐家大官,因而才能支持容闳太生活。后来三叔能华他找到了唐绍仪,由于唐绍仪是容闳公一手带到美国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所以能华得到唐之照顾在上海工作,到容闳太死去之时能华生活很好。^①

这封信至少有8处疑点。(1)把儿子过继给没有后人的兄弟确是乡间和容氏的惯例,但是《容氏谱牒》对兄弟之间的过继有清楚的记录,达芽本人就是出嗣父亲名建的幼弟名存的。倘使若兰是容闳的儿子,谱牒上应该记明白。况且,若兰的身份并非嗣子,而是育子。(2)容闳于1895年第5次从美国返回中国,后来参加维新运动,一直在上海或北京居住,此时他在家乡已经没有长辈。郑氏更是一向在上海生活,两人为何要安排儿子回家乡成婚?(3)据戴学稷和徐如的《容闳年谱简编初稿》,若兰后人说容闳与郑氏及若兰于1896年从上海一同回乡,为若兰完婚。^②若容闳在1896年仍然和郑氏保持夫妻关系,容闳后人和容尚谦会不认识郑氏和

① 这封信现在为笔者所藏。

② 戴学稷、徐如:《容闳年谱简编初稿》,《中国近现代史论文集》第1集,第83页。

不知道若兰的存在吗？(4)从族谱对容闳的详细记载，可知容闳在乡间很有地位。倘使若兰是容闳亲自送回乡完婚的亲儿子，他怎么会被看不起？如果若兰一家人在乡下受到歧视的话，是否可能因为他是育子？若兰的养父达芽卒于他出生20年前的1850年，达芽和容闳的长兄达苗也已在1892年去世^①，若兰在乡下是相当孤苦的。(5)信里说若兰约在1911年离开南屏回上海，不到3年(1914年)就去世，致使乡间妻儿生活困苦。又说容闳生前有家用寄给达苗，让他转交给若兰的妻子，而容闳死后，就一分钱都收不到了。然而，容闳本人于1912年去世，达苗却早在容闳最后一次赴美国的10年前(1892年)就已经去世。达苗的长子尚勤逝于1904年，二子尚谦在北方，后来定居上海，三子及四子去世更早，所以说容闳把家用寄给达苗或其家人转交若兰妻子在时间上是说不通的。(6)家鼎于1911年去世，比容闳还早1年。他的去世和容闳去世后收不到家用以致生活困难显然没有关系。(7)若兰和他的两个儿子在上海生活多年，既然知道唐绍仪，为什么却不去找他，而且甚至不认识至亲容尚谦？(8)如果唐绍仪帮助能华找工作是因为知道他是容闳的亲孙子的话，容尚谦和容星桥反而会不知道这事实吗？

尽管容□□的复信有许多疑点，容启东对□□兄弟所采取的态度却是：“应该没有人会乱认祖宗的，做人要心存忠厚，如果有人自己是容闳的曾孙，那就当他们是吧！”^②从研究历史的立场说，这是非常不科学、不理性的结论。但是，启东本人并非历史学者，他只是本着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忠厚”立场，接受□□兄弟的

① 《容氏谱牒》卷15，第19页。

② 笔者曾数次向容启东追询若兰后人是否有若兰是容闳儿子的具体证据，每次都得到同样的答复。

主张。他大概没有想到作为子孙者，也会有对自己家族历史认识错误的可能性。譬如说，容闳在澳门时代和若兰一家的接近，以讹传讹，可能是给若兰后人造成误会的一个原因。

容启荣在容星桥的 11 个子女中对历史最有兴趣。他是医生，也是原世界卫生组织的驻新马代表，而不是历史学家，但收集了不少有关容氏家族的历史资料。多年前，当历史学界仍然误以为容闳和星桥是叔侄的时候，他去信《中外杂志》指出两人其实是堂兄弟。^① 据他的长子应骞面告，他们一家以前虽然从族谱得知郑氏的存在，但在 1979 年他父亲收到上述启东来信之前，也完全不知道容闳在国内另有儿子。^②

综上所述，笔者对国内一些研究认为容若兰是容闳儿子的说法，提出以下疑问：

1. 《容氏谱牒》记载容若兰是容闳兄弟的育子，是否有证据可以推翻这一记载？《容氏谱牒》既然没有隐瞒郑氏的存在，有必要故意掩盖郑氏有所出的事实吗？

2. 容闳对两个儿子和 4 个亲侄子的教育都非常重视，让他们和自己一样接受美国教育，如果若兰是他的亲儿子，为何只把他一个人留在国内？

3. 如果若兰是郑氏所出，一直在上海长大，为什么他会把郑氏撇在上海，一个人回乡下生活？

4. 综合考察容闳 1902 年日记的内容，容闳和若兰只是一般的叔侄关系，有什么资料可以证明他们的关系更为亲密吗？

5. 容闳的后人、容尚谦的后人都完全未曾听说过容闳另外有

① （台北）《中外杂志》第 14 卷第 2 期，1973 年 8 月，第 68 页。

② 2002、2003 年容应骞口述记录。

儿子的事实,这该如何解释?特别是在上海居住的容尚谦一家人虽然知道有郑氏其人,却从未听说过郑氏有儿子,或是去了南屏。

6. 与容闳关系非常密切的容星桥从未对家人提及若兰是容闳的儿子;一直在乡间居住的星桥侄子澧兰不知道若兰是容闳儿子也不认识若兰后人。这又该如何理解?

7. 总结笔者手头上的所有资料,支持容若兰是容闳儿子的惟一根据是容若兰后人的主张,即上述容□□在1979年写给容启东的两封信。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信中疑点很多。不知若兰后人是否持有更具体和客观的证据?

研究历史贵在求真,本文提出以上问题,希望研究中国近代史、珠海地方史和容闳的学者不吝赐教。

[作者容应葵,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徐秀丽】

更 正

本刊今年第2期第34页第2行应删去“1920年7月中旬”;第22页第11行、第35页注释3“混合法庭”一词,应译为“会审公廨”或“会审公堂”。